

红

旗

飘

飘



4

中国青年出版社

4

红

旗

飘

飘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红旗飘飘 (4 集)

本社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1.75 印张 2 插页 274 千字

195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山东第 6 次印刷

印数 305,551—315,550 册

定价 15.10 元 (平) 20.10 元 (精)

目 次

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特辑

编者的话	(1)
我第一次会见列宁	克·叶·伏罗希洛夫 (4)
回俄国去	M·果别尔曼 (9)
伟大十月的洗礼	王鸿勋 (22)
划时代的炮声	A·别雷科夫 (29)
回忆红十月的战斗	刘 福 (43)
我的红军伙伴们	寇喜廷 (56)
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	李兴沛 (64)
中苏混合游击队	田子芳 (100)
在北高加索革命斗争中的中国赤卫队 伊·伊·波尼亚托夫斯基 (108)
莫斯科的十月	B·比尔—别洛采科夫斯基 (120)

我是一个红军战士	姚信诚 (139)
在苏联国内战争的战场上	徐墨林 (154)
苏联红军“中国营”的诞生和成长	周 瑞 (165)
我参加了保卫乌克兰的战斗	陈立德 (173)
西伯利亚的日日夜夜	陈柏川 (180)
在动荡的远东边区	郭玉成 (191)
肩并肩的战斗	张子轩 (200)
从黑夜到黎明	王洪元 (205)
追击白匪途中	吴柳桥 (211)
荣获列宁勋章的中国工人	焦 野 (216)
在伯力的日子	许振久 (224)
鲜血凝成的友谊	于东江 (228)
遥远的怀念	刘永年 (233)
不灭的星	李寿山 (239)
苏联红军队伍里的中国连长	新 友 (246)
红军战士翟永棠	焦 野 (252)
我们的小向导	刘 福 (258)
列宁在1917年	尼·伊·帕得沃依斯基 (264)

编者的话

今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为了迎接这一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光辉节日的到来，我们早在今年春天即已着手收集有关中国人参加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的史料，准备整理编辑成书，以便今天我们中苏两国的广大人民了解：在那些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同敌人搏斗的日子里，中国人的鲜血曾经同俄国人的鲜血流在一起，共同培育了中苏八亿人民深厚崇高的兄弟情谊。

我们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劳动力非常缺乏，沙皇政府曾经通过中国的官僚买办，招募了几十万中国的苦力到俄国去做工。这些苦力大都是东北、山东、河北和浙江一带的穷苦农民。他们像一群牛马，被吆喝着赶到了俄国，过着奴隶般的悲惨生活。

十月革命给中国工人第一次带来了希望。成千成万的中国工人自动地同俄国工人一起，向资本家进行斗争。他们很多人虽然不十分了解革命的道理，但他们知道：革命是对穷人有好处的。所以，在当时布尔

什维克的号召之下，他们成批地参加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参加了红军，和俄国的工人、农民弟兄们并肩作战，保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

在苏联红军部队里，不仅有个别的中国士兵，而且有中国班、中国排、中国连、中国营、中国团，也有中国的红色国际大队的组织。中国战士在红军里以英勇善战、严守纪律而闻名于当时。他们曾经遍布在苏联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中，在乌克兰的矿区和草原上，在北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到处都留下了他们同反革命军队作战的英雄事迹。

在残酷的战斗生活里，中国人和俄国人同生共死，并肩作战，结成了亲密的兄弟。中国人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援救陷入重围的俄国弟兄；而俄国人，也往往总是在枪林弹雨中，不惜巨大的代价，去抢回中国战士的尸体。这种英勇无畏的壮烈行为，为伟大的中苏友谊的史诗，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对于那些为俄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中国战士，苏联人民永远保有着无比崇高的敬意和不可磨灭的记忆。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在去年冬天就已开始计划编写一本有关中国人参加在俄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书籍。他们组织作家专门负责进行这一工作，并和我们取得直接联系与合作，计划进一步广泛收集资料，预定在1958年内正式出书。

现在，当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特将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选出一部分，编为特辑，在此发表。这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十月革命四十周

年的宣传活动，为了满足全国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同志们渴望了解中国人在十月革命战斗中的英勇事迹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向大家征求意见，以便将来出版的书籍能够尽量做到完善无误。我们诚恳地希望热情关怀这一工作的作者和读者们，读过这些文章以后，多多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做好这一工作，使这些文章中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及时得到订正。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宣传部

1957年9月18日

我第一次会见列宁

克·叶·伏罗希洛夫

1906年春天，我带着代表当选证书从鲁干斯克来到彼得堡（即现在的列宁格勒），参加党代表大会。这是我第一次首都之行。

我从火车站直接到秘密接头的地点去（这里原来是中央委员碰头的地点），因为要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有关大会的必要指示和通知。在接头地点接待大会代表们的是中央委员查果尔斯基（克洛赫马里）——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查果尔斯基知道我是来自鲁干斯克以后，做出了一副不满的脸相，看着他的记事本，结结巴巴地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准……准是布……布……布尔什维克。”我回答说：“对。”……查果尔斯基就冷冷地叫我去找“自己人”。

我倒不需要他这种“建议”。我自己知道到哪里去找自己人，可是我想打听一下（这是一种外省人的老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在彼得堡，是否他凑巧就在这儿，在这个接头的地点。我就问查果尔斯基：列宁同志在不在这里？这位外表端庄的律师型绅士竟气得蓬乱着头发，瞪着眼睛向我冲来，想对我冒几句粗言秽语，或者是骂我几句，但当时却憋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口来。我虽然不是胆小如鼠之辈，但见到这位如此凶暴的“中央委员”为了我的“过失”竟急得骂不出口来，倒也使我畏缩起来，觉得还是走为上策。

我走到街上，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想：显然是我们的列

宁，正像我们乌克兰人俗语所说的“往他们皮上浇了油”。我怀着抑郁的心情，沿着涅瓦大街走去。我是寻找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出版社——“前进”出版社，我到那里，我有暗号和朋友的私人信件。

我到彼得堡还是第一次哩。华丽的商店和街道，嘈杂声，以及那成千上万的艳服盛装、满面红光在街上闲游的人群；使人头晕目眩。我煞费周折才找到了“前进”出版社。见到了我所要找的人，知道有很多代表还没有到。他们还告诉我，应当到工艺学院去见一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邦契·布鲁也维奇告诉我说：列宁同志今天不到“前进”出版社来了。

我是一个十足的外省人，一向住在顿巴斯，除了工厂、矿井和监狱，什么也没有看见过。如今到了大城市里，特别是在中央委员克洛赫马里的“正式”接见以后，我感觉到有些不得劲。可是，到了“前进”出版社的自己人堆里，我好像苏醒了过来，后来去工艺学院的时候，心情已经完全好转了。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和颜悦色地详细打听了地方组织和工作人员的情况以及工人的情绪等等，她全都记在一个很小的记事本里。我忍不住问她：我能不能、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看到列宁同志？她微笑着说：你将不只一次看到他和听到他讲话。

从这时起，我已经同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叮嘱我行动要谨慎，她说：“彼得堡密探之多真是不可胜数”。而我们还要在彼得堡住多久还不知道。

从工艺学院走出来，我便去找我熟悉的德·伊·列申科，中央委员会曾派他到过鲁干斯克。我到他家里。我对他说，我希望早一些见到列宁同志。

第二天。一清早，我又到“前进”出版社去了。我下了决心，为了不错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到来，需要的话，等上一整天。没过多久，我从当时主持这个出版社的邦契·布鲁也维奇那里打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会来，因为要同一些已经来到的大会代表“开一个会”。

我耐住性子等待着，过了一会，有一位代表，看样子是个西伯利亚人，叫我跟他走，我什么话也没有问就跟着这位同志走了。我们到了一处小住宅，走进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坐着大约有十个人到十二个人。我们挤到里面，为了不搅乱秩序，好歹找了个位子坐下了。

这时，会议已经开始，我们来晚了。一位代表在发言。他谈的是选举第一届国家杜马时工人群众的情绪。发言人一直在用眼睛盯着一位同志，这人和另一位同志并排坐着，仿佛有些特殊：他间或眯一下眼睛看看发言人，有时又看一下坐在房间里的某一个人。

我想：这就是他，这就是列宁。当时我竟觉得已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过他，认识他。我开始细看他的面孔、体形和举动。我想尽可能迅速而认真地把有关这位我想得那么多而又那么想看到的人的一切都印在我的记忆里。同时我也想到，我回去之后，将如何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兄弟们描述我们的列宁。我知道人们会要求我把“一切”都讲出来，而且要讲得“详细”，还免不了要在大会上和工厂的午休时间讲很多次。

发言人结束了自己的话。接着另一个人发言。我猜到这是简短汇报地方情况，因而开始着慌起来。再过两个就轮到我发言了。我需要在列宁本人面前汇报工作。马上觉得有些害怕，甚至觉得脸上有些发热。但他却安安静静地听着。有时笑一下，迅速地往一张小纸条上记着。

终于轮到我发言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目光向我投来。他问了我的名字和我所代表的组织。我还记得他对我温和地一笑，并说了句鼓励我的话。我受到了鼓舞，心情安静下来，很简短地报告了我们地区的组织情况、工人情绪和国家杜马选举等问题。

汇报结束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扼要地分析了总的情况，马上就同代表们漫谈起来。

这次会议具有非正式的预备会的性质；列宁需要开这样一次会来确定方针和达到其他“列宁式”的战术和战略上的目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谈话当中说了很多玩笑，但在笑谈中间他却不时对这个或那个同志提出一堆又一堆各种各样的常常是意想不到的问题。他真可以说对一切都感到兴趣。他怀着同样的兴趣听取了选举国家杜马的经过、孟什维克的阴谋、立宪民主党人、我们的战斗队和它的训练与装备、鲁干斯克附近的各哥萨克村镇和从地主手里夺得了土地的农民们等等。

现在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兴奋地支持着这些或那些符合他的想法和证实他的估计的汇报，我也很荣幸地听到伊里奇对我提了两次带有鼓励性的意见，这使我从心里感到高兴。我在自己的眼里觉得自己成长起来了，觉得自己更加重要和有信心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临走之前，谈到了代表大会和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前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相信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所负的统一使命，因而用心计算我们的力量。代表们还在陆续到来，我们估计自己会成为多数。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设想孟派（孟什维克）可能在代表大会上拥有多数，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同他们进行严正的战斗。

我们大家听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的话，便感觉到他的

巨人一样的强大力量，感觉到任凭孟什维克会有什么样的“多数”和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与会者已经谈了一些他们的阴谋诡计，而且谈得并不算少——对我们说来都并不可怕。如今，我们已经亲眼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真正缔造者和它的不屈不挠的捍卫者和领袖了。

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列宁确切地知道维护革命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所应走的道路和使用的手段。这社会民主主义负有领导伟大的俄罗斯解放运动的使命。我们全都相信，革命的浪潮今后还要升涨到第九级的。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几乎遍及各地的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运动，正证实着我们的想法。

这次小会的参加者们怀着振奋的心情各自散去。

我觉得自己精神饱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的一切都不平凡。他那谈话的风度，他的质朴，而最主要的是他那双炯炯发光能洞察人心的眼睛！

我的心情很好，很高兴。我竟一时忘记了密探和其他宵小，慢步徘徊在当时还不是我们所有的圣彼得堡的大街上。

（柳 森译自《回忆列宁》第一卷）

回俄国去

M. 果别尔曼^①

1917年4月3日夜间11点多钟，一列火车开进了彼得格勒芬兰车站的月台。在一个车厢门口，出现了一位个子不高、穿着深色大衣的人，从他敞开的大衣下面，看得见他穿着灰色的西装。他显然是很激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二次在国外侨居后回到了俄国。

我有机会同列宁一起侨居国外，同他一起乘一个车厢从遥远的瑞士，经过德国、瑞典、芬兰回到了沸腾的、动荡的彼得格勒……

列宁……伊里奇……革命领袖。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天才。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平凡的人，在最平常的事情上也不平凡的人……

1914年，在伯尔尼，在施克洛夫斯基的住所里，我第一次看见列宁。我还记得，施克洛夫斯基当时住在法里坎维格街9号。

当我来到施克洛夫斯基的住所时，在前廊里就听见一个略微喑哑的声音在说话。我走了进去。窗户旁边站着一个人，他停止了谈话，用询问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有人介绍我们认识。他自己介绍说：

^① 果别尔曼是苏联共产党党员，1911年入党。

“乌里扬诺夫。”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迅速而有力地捏了捏我的手掌。

有人说，根据第一次的印象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我们没有谈过话，但是他那音色柔和悦耳、略带暗哑的声音，那有力的、真正男子汉的握手，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使我对这个新认识的人发生了好感。

我坐在沙发上，暗暗地仔细看了他一番。他身材不高，但是结实，长得匀称。可以觉察到藏在灰色西装下面的肩膀是强壮的。胳膊不长，但是看得出来，很有劲，肌肉很发达。

列宁正在对施克洛夫斯基谈一个问题，他的发音不大精确。和他的目光一接触，我的视线就再也不能移开了。不，列宁面貌上最出色的地方还不是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而是眼睛！那是一双不太大的、深陷进去的、特别有神的眼睛。那会儿他眼里充满了讽刺的神情，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最深的地方有热情喜悦的火星在闪烁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找我谈话，也没有向我说什么；他正在同施克洛夫斯基谈话，不时拈一拈他那有点儿杂乱的胡子。我自己不知不觉地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中去了。

列宁善于使同他交谈的人很快地而且不知不觉地成为他的朋友。我记得有一次在彼得格勒，已经是革命以后，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去，当时他那里有一个工人。这个工人装腔作势地讲着话，不时还带上几个科学名词，极力装成一个具有“高雅风度”的人。列宁注意地听着他的话，然后简单地反驳了他，给他讲了一番话，又问了他一些问题。忽然这个工人像变了个人似地，改掉了原来那副做作的腔调，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既生动，又逼真。临走时，他握住列宁的手摇了好久。走到门口，他回过头来，难为情地说：

“请您原谅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开头装作别人的腔调讲话……想不到您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手挥动了一下，“爽快的人。”

爽快的人！……

列宁来到伯尔尼的第二天，在伯尔尼树林里举行了一个会议。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表了他那有名的演说——论战争的提纲。这是战争时期第一篇用布尔什维主义阐述的纲领性的演说。这个提纲极其明确地、清楚地和全面地确定了战争的性质和工人阶级目前的任务。我记得，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有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符拉吉斯拉夫·米诺耶维奇·卡斯巴洛夫、国家议会的议员萨摩洛娃。

列宁挨次看看我们每一个人，一只手在空中急促地挥动着，他说，现在的战争——实际上是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大概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列宁第一次把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做掠夺性的战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痛斥了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德。

“叛变行为，”他谈到他们的行为时这样说。“叛变行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为建立共和国、为解放被压迫的民族、为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建立8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他十分坚定地提出了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国内战争、成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口号……

有些同志在回忆录里说，列宁在讲演的开头几分钟里给人的印象并不很深刻。我不同意这样说！我第一次听列宁这位演说家的讲演是在伯尔尼树林里。从他讲话的第一分钟起，从他的第一句话开始。我就被他吸引住了。通常列宁无论谈到什么问题，他都是谈得头头是道，引人入胜，他随时大胆地、直率

地谈到许多人没有想到的、只是个别人开始胆怯地揣测的问题。多么优美的语言！纯净、清楚、锐利，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一样的爽快。听了列宁的演说后，除了他所作的结论外，你再也得不出其他的结论来。

在国外时，列宁不时收到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用他的话来讲——“少得可怜的消息”。尽管如此，列宁早在最初几篇阐述革命形势的文章中，就对当时已经形成的历史环境作了极其深刻的科学分析，并且根据这点出发，以其英明的远见确定了俄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得到俄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时，就在1917年3月3日写道：“这‘第一次（战争所引起的）革命的第一阶段’将不是最后的一次革命，也将不只是俄国革命。”

列宁在1917年3月写成的文章和书信中，研究了有关向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的一切重大问题：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战争问题，苏维埃问题，武装工人问题，对待其他党派的态度等等问题。这一切问题都包括在有名的“四月提纲”提出前的那篇著作——《远方来信》中。

我在国外侨居的时候，经常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可以说，二月革命以后，几乎我们每次谈话总要引到回国的問題上去，我想我这样说是没有错的。列宁迫切地想回俄国。

但是怎么回国去呢？一切交通路线都掌握在英国人和法国人手中。这些国家的政府非常清楚地了解，如果列宁回到了革命的彼得格勒，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列宁回来的那一天，英国大使馆就向俄国外交部递了一封信，上面写着：列宁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极其危险的人物，很可能，他在彼得格勒会有许许多多的追随者。